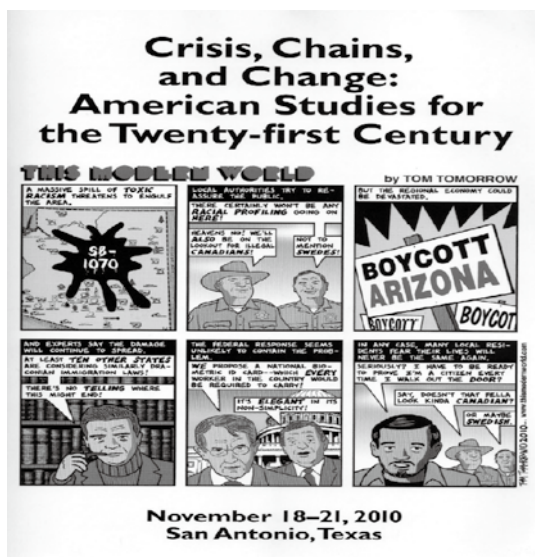




# 「危機、鏈串與變遷」： 2010年美國研究學會年會報告

黃心雅、梁一萍、洪敏秀、蔡振興\*



2010年美國研究學會年會在美國德州聖安東尼（San Antonio, Texas）舉辦，大會主題是「危機、鏈串與變遷：21世紀美國研究」（Crisis, Chains, and Change: American Stud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參加本屆年會的老師有四位，包括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梁一萍教授、中山大學外文系黃心雅教授、中山大學外文系洪敏秀副教授及淡江大學蔡振興教授。

根據議程，本年會論文報告場次、圓桌討論與大廳演講等共計超過250場，主要場次歸納為美國研究、當代文化、歷史、文學研究、哲學、政治文化/政府或二十世紀等五十餘項標題。其中，討論「種族與族裔」及「全球/跨國/跨文化研究」的場次最多，適切地反應當前美國研究的成果與方向。

今年大會主題涵蓋「鏈串」（chains）一詞，諸多場次紛紛延伸「桎梏」及其綿延意義。舉凡刑具、監禁、疆界、乃至共同體、社群等不同學門，學者皆盡其所能，發揮創意，提出與「拘禁」或「解疆域」等主題相關論文，此乃本次會議的重要特色之一。譬如，〈呼哈！呼哈！聲音、勞動與鏈串〉討論囚

\* 黃心雅，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梁一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洪敏秀，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蔡振興，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

犯如何透過勞動出力時的聲音來建立發聲主體；〈關鍵的連結：文學鏈幫與美國囚犯勞動史〉討論美國監獄文學與文化；〈圈囿、圍牆與鏈串：北美的轉型正義〉討論刑罰、獄政與更生教育的關連；〈視覺之鏈：監視與生物計量〉則討論監看科技與疆界移動的可能性。這些論文都可以看出學者對「鏈串」不同層次的運用與詮釋。



「危機」與「變遷」二詞近年來一再成為人文學科國際研討會的主題，然而，本屆美國研究學會增加「鏈串」一詞，以原本形容手鐐腳銬的「鎖鏈」或「束縛」來形容人類所處之時空牢籠。在此，枷鎖般的鏈串同時兼具串連與聯繫之功，環環相扣，鏈鎖與連結相生相成，束縛與變動更迭，新的契機應運而生。「鏈串」不僅提點二十一世紀美國研究之境遇，也表現一種面對傳統、求新求變的內在矛盾。同樣的，將於 2011 年在巴爾的摩（Baltimore）舉辦的美國研究學會年會，也是繼承此一「改變」（change）主題，將會議名稱訂為「想像、賠償與轉變」（Imagination, Repa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2010 年美國研究學會年會臺灣學者發表論文內容簡述如下：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梁一萍教授參加德州女子大學安娜露惹絲·基婷教授（Prof. AnaLouise Keating）所主持的「美國研究、安莎杜雅方式：邁向冒現中的行星文化」（American Studies, Anzalduan Style: Toward an “Emerging Planetary Culture”）。該小組共有五位成員，包括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分校的沙第瓦－胡教授（Prof. Sonia Saldivar-Hull）、日本琉球大學的喜江·納育教授（Prof. Ikue Kina）與西班牙拉可魯那大學的努內茲教授（Prof. Carolina Nunez），討論內容鎖定奇哥娜女權社會運動家與作家葛蘿莉亞·安莎杜雅（Gloria Anzaldua），小組成員抱著行星公民的認知，從在地出發，闡述、分享安莎杜雅對她們的影響。基婷教授表示安莎杜雅對美國研究的重要性為世所知。

安莎杜雅於 1987 年出版《邊界》（*Borderlands/La Frontera*）一書，引領邊



界研究。其後，她參與編輯《我背為橋》(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打造美國境內的第三世界女性主義，並與摩拉卡 (Cherrie Moraga) 兩人於 2001 年得到美國研究特別貢獻獎 (Bode-Pearson Prize fo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Studies)。他們於贈獎辭中說明「邊界」已經替換「處女地」(the virgin land)，而「花園裏的機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已經取代「梅茲堤桑意識」(the mestiza consciousness)，二十一世紀的美國研究因此經歷一次典範轉移。更重要的是，在邊界之後，安莎杜雅持續探討超越國界，邁向一個冒現中的行星公民身分，陶塑下一代成為不但是具備多元文化素養的世界公民，並且成為珍惜自然、注重生態的行星公民。行星公民因之也成為美國研究的新興方向之一。

中山大學外文系黃心雅教授和亞當森教授 (Joni Adamson) 共組「全球氣候變遷與危機」，討論全球暖化在文化上、經濟上和環境上所帶來的危機。黃心雅教授所發表的文章〈氣候正義、跨太平洋原民女性主義〉(Climate Justice and Trans-Pacific Indigenous Feminisms) 和亞當森教授的文章〈生態文學批評、



環境正義與全球原民文學〉(Ecocriticism,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Global Indigenous Literatures) 皆從原民文學的觀點批判天氣驟變背後的資本邏輯。

另外，中山大學外文系洪敏秀和淡江大學蔡振興兩位老師再次共同籌組國際論文場次，題為「不適 / 調適 (氣候)：環境危機、文化變遷與另類歷史」(Under the Weather: Environmental Crisis, Cultural Change, and Alternative Histories)，參加的學者包括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勃拉西教授 (Franca Bellarsi)、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甘伯教授 (John Gamber) 和休士頓大學溝曼教授 (Patricia L. Golemon)。該論文發表排在第一天第一場，場次主持人溝曼教授充分展現德州在地精神，積極帶動會場討論。評論人甘伯教授 (John Gamber) 不僅摘要論文重點，並以變遷溢出的概念為主軸，勾勒本場次三篇論文的關連與異同，使得原本看似南轅北轍的論述，彼此呼應，相得益彰。在主題上，蔡振興教授的文章與黃心雅教授和亞當森教授的「氣候變遷文化」

(Climate Change Culture) 相近，指出傳統的生態意識，如「成長的極限」、「自然終結」、「人本主義的驕傲」等觀念，乃是「謹慎原則」的化身，充滿道德說教的意味。透過羅賓遜 (Kim Stanley Robinson) 全球暖化三部曲的分析，將倫理和氣候政治的議題帶進氣候變遷的領域來討論。同時也指出生態溝通不應以道德理念為論述核心；相反的，氣候變遷是一種風險分析與防治。職是，採用魯曼 (Niklas Luhmann) 的「生態溝通」做為方法論的基礎，強調「邏輯反叛」、客觀認知和二階觀察，運用這些指標來觀察氣候敘述的社會系統並找出生態溝通和社會溝通的共同頻率及共振。

本屆大會舉辦地點聖安東尼是美國南方歷史重鎮，一八三六年德州當地人與墨西哥裔合力防守阿拉莫 (Alamo) 教會的舊址就在會議議場附近，因而有關十九世紀美國殖民史地、美墨邊界移動，乃至泛美洲政經文化的議題，都成為會議論文的重點。譬如，〈西南方的勞動力與軟弱〉一文即討論跨國生產、種族與弱勢之間的內在連結與勾串；〈沒有鏈串：新世界的掠奪〉則論及南北戰時期，服役於墨西哥灣的海軍將領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政治活動與文化事蹟；而針對南方或德州史地的探討，讀者則不該錯過〈新自由主義的新路線：形塑 1970 年代的歷史、地方與公共性〉。有關地方性的論文〈明日是誰的奧斯汀？1970 年代陽光地帶新興城鎮的地產發展與草根自發性〉，作者則以 1970 年代德州奧斯汀當地的土地使用情況來說明二次戰後美國南方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的改變。近兩年來，全球金融風暴影響美國經濟甚巨，有些與會學者也撰文討論南方經濟史或全球經濟，特別凸顯美國研究學會在德州聖安東尼舉辦年會的意義，再次證明該學會內部技術與專家學者長期經營學會運作的專業與辛勞。



值得一提的是，黃心雅教授在美國研究的學術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她不但是臺灣學者的眼睛，提供較具全方位的視角；長久以來，她也一直是美國研究國際委員會 (IC) 的委員。黃教授與美國研究學會的執行總監史蒂文思教授 (John Stevens)、瑞士洛桑大學的維多斯基教授 (Boris Vejdovsky)、墨西哥



的可立瑪大學的布洛克教授 (Avital Bloch)、日本同志社大學 Masumi Izumi 教授、瑞士日內瓦大學的梅森教授 (Deborah L. Madsen)、麻省理工德拉妮教授 (Kate Delaney)、密西根大學教授飛力安教授 (Derek Vaillant) 等，共同在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兩點於德州凱悅飯店參加國際委員會事務報告會議。在會議中，黃心雅教授指出：(1) 美國研究年會可以促進學術交流，讓國際學者間的合作更順暢；(2) 美國研究年會可以提昇國際學者的可見性，亦可保持彼此間的學術聯繫；(3) 美國研究年會可提供更多獎項，鼓勵國際學者擴大參與此一盛事，提昇美國研究動能。此外，黃心雅教授也特別指出，美國研究國際委員會的委員非常感謝臺灣學者馮品佳教授多年來致力於學術網站的維護，讓國際與臺灣之間的學術交流保持良好的關係。

相較於往年，參加本屆年會的臺灣學者較少，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研究學會的年會所制定的主題文學性較低，因此學者參加的意願並不高。在我們有興趣參加的場次中，有關政治、藝術的內容也較強，尤其是墨裔西班牙文化與政治（如邊界和種族議題）的地方研究居多，大大減低一般聽眾的興趣。另外，美中不足的是：



2010年美國研究學會年會並未設有主題演講來剖析本次年會的主題、用意和展望，讓與會學者與美國研究學會之間建立一股向心力，實屬可惜。即便如此，美國研究學會強烈的教育使命感，企圖提升美國研究的動能值得我們加以肯定和讚賞。